

魯迅和周作人

與君半世為兄弟

冰雲 著



魯迅



周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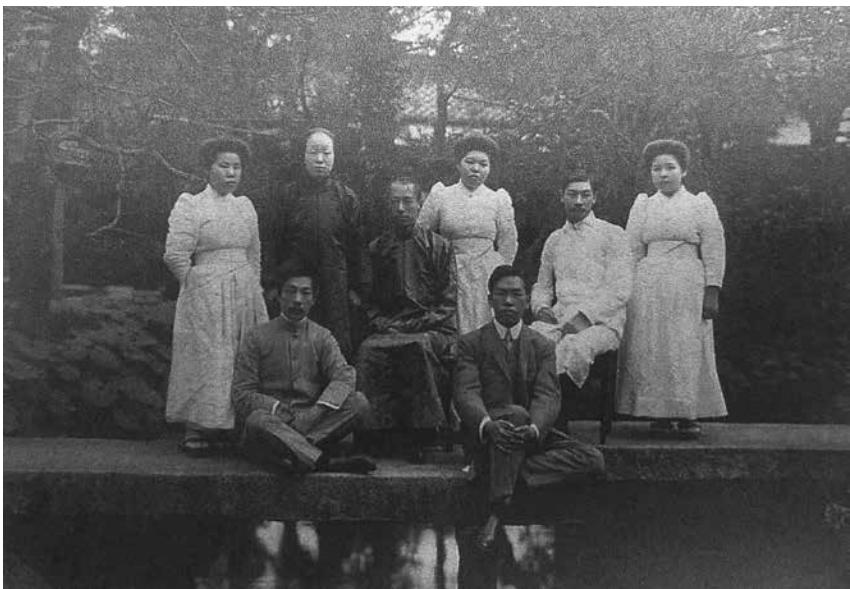
1903年，魯迅剪辮後攝影留念



1903年，魯迅(後排右一)、許壽裳(後排左一)、  
陳儀(前排右一)、邵明之(前排左一)合影



1909年，魯迅拍攝於日本



1909年，魯迅（前排左一）、許壽裳（前排右一）、蔣抑卮（中坐者）等合影



1910 年，周作人（後排右一）與魯瑞（前排左二）、羽太信子（前排右一）、羽太芳子（前排左一）等合影



1910 年 1 月，魯迅（前排右三）等在「木瓜之役」勝利後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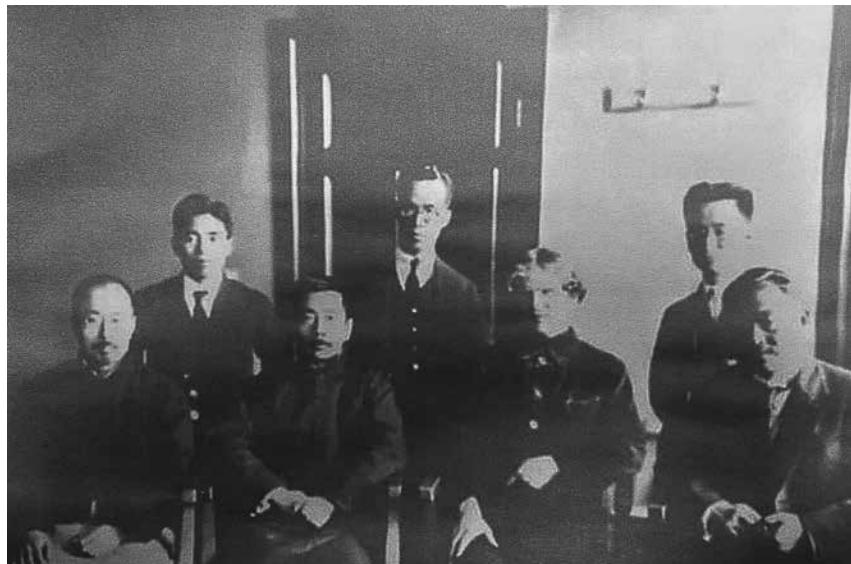
1911 年 5 月，魯迅拍攝於日本



1917 年京師圖書館新館開館，魯迅（第二排左五）與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第一排左五）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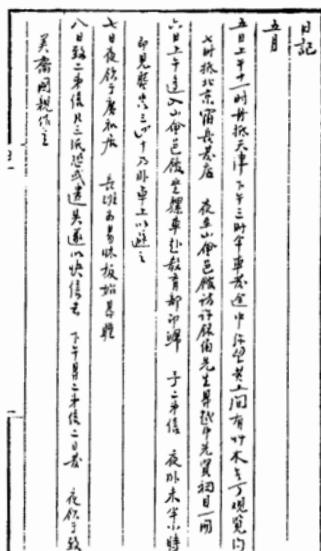
1922年5月，周作人（前排左三）、魯迅（前排右三）與愛羅先珂（前排右四）等合影



1923年4月，周作人（前排左一）、魯迅（前排左二）與愛羅先珂（前排右二）等合影



1926年，周作人拍攝於八道灣十一號



《魯迅手稿全集》頁面

8 二月小  
初一日雨上午，子偕兄士郎西下，越  
山樓之東窓下，志游二本淮軍不捨二本  
舊百鳥書譜一本歸余虎一張著色虎  
本畫報一本水氣東園一張著色虎  
戌中西月分一張子道至門外頃之  
大雨，使天黑如墨午祀，遵神  
初二日陰，亞聖孟子說在周為四月二  
日去，甚子僅不能善子  
廿九日雨兄往申昌殿徐震遠記六本  
廿九日晴冷倍于昨，是日為丁巳日祭  
有布袋畫報一本，白奇一斤，五香青四  
斤，半斤，起餅去。  
三十日雨兄見人雨，水空霧綠  
油畫第一堂紫如茹，樹耳花色青黃，餘  
贈予連眉一本，香料三十五枝作炒  
紅茶法，每葉  
至  
初三日晴冷倍于昨，是日為丁巳日祭  
拜文昌帝君，期下午接越  
雨，云已到，請晚膳，晚膳二對日  
初四日晴，相上，午往下午回。  
初五日晴，接越，常上，食燒餅，京師  
呼燒餅，立苗即燒餅，正苗也。有藤燒餅，浦  
東燒餅。

《周作人日記（影印本）》頁面



## 名家評說周氏兄弟

這五年以來白話文學的成績……短篇小說也漸漸的成立了。這一年多（1921 以後）的《小說月報》已成了一個提倡「創作」的小說的重要機關，內中也曾有幾篇很好的創作。但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 Q 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適<sup>1</sup>

魯迅，周作人在五十幾年前，同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家破落的舊家，同是在窮苦裏受了他們的私塾啟蒙的教育。二十歲以前，同到南京去進水師學堂學習海軍，後來同到日本去留學，到這裏為止，兩人的經歷完全是相同的，而他們的文章傾向，卻又何等的不同！

魯迅的文體簡煉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這是魯迅作文的秘訣……——次要之點，或者也一樣的重要，但不能使敵人致命之點，他是一概輕輕放過，由他去而不問的。與此相反，周作人的文體，又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於繁瑣！但仔細一讀，

1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三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3 頁，下引版本相同。

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讀完之後，還想翻轉來從頭再讀的。當然這是指他從前的散文而論，近幾年來，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了。

—— 郁達夫<sup>2</sup>

周作人是在五四時代長成起來的。他倡導「人的文學」，譯過不少的俄國小說，他的對於希臘文學的素養也是近人所罕及的；他的詩和散文，都曾有過很大的影響。他的《小河》，至今還有人在吟味着。他確在新文學上盡過很大的力量。雖然他後來已經是顯得落伍了，但他始終是代表着中國文壇上的另一派。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甚麼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魯迅先生是很愛護他的，儘管他們倆晚年失和，但魯迅先生口中從來沒有一句責難他的話。「知弟莫若兄。」魯迅先生十分的知道他的脾氣和性格。倒是周作人常常有批評魯迅先生的話。他常向我說起，魯迅怎樣怎樣的。但我們從來沒有相信過他的話。魯迅是怎樣的真摯而爽直，而他則含蓄而多疑，貌為沖淡，而實則熱中；號稱「居士」，而實則心懸「魏闕」。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張性靈，後來卻一變而為甚麼大東亞文學會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他的過去的成就，卻仍不能不令人戀戀。

—— 鄭振鐸<sup>3</sup>

近三十年的中國文壇，周氏兄弟的確代表着兩種不同的路向。我們治史的，並沒有抹消個人主義在文藝上的成就；我們也承認周作人在文學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魯迅之下；而其對文學理解之深，還在魯迅之上。

2 郁達夫：《新文學大系散文選集導言》，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十一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1—192 頁，下引版本相同。

3 鄭振鐸：《惜周作人》，鄭爾康編：《鄭振鐸全集》第二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81—482 頁，下引版本相同。

但從現在中國的社會觀點說，此時此地，有不能不抉擇魯迅那個路向的。

——曹聚仁<sup>4</sup>

從文學革命到抗戰前夕，這一段時期在當時社會發生最大影響，最能表現獨特思想的三位文化界巨人，要算上是胡適、魯迅、周作人。

——夏志清<sup>5</sup>

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魯迅的存在，離不開他畢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關係，不了解周作人，也不可能了解一個完整的魯迅。

——舒 薦<sup>6</sup>

周作人研究應該從魯迅研究的附屬和補充，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問……周作人不但為魯迅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而且他的人生道路、思想發展歷程、文學業績與魯迅有密切的關係，深入開展周作人研究必然有助於深化魯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的歷史、現狀和發展方向及其與魯迅研究的深層關係，有待我們做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討論。

——孫郁、黃喬生<sup>7</sup>

4 曹聚仁：《文壇五十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0 年版，第 188—189 頁。

5 夏志清：《人的文學》，夏志清：《人的文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0 頁。

6 舒薦：《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周作人概觀》，舒薦：《周作人的是非功過（增訂本）》，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頁，下引版本相同。

7 孫郁、黃喬生：《序言》，孫郁、黃喬生主編：《周氏兄弟》，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 頁，下引版本相同。

# 目 錄

名家評說周氏兄弟 .....	1
引論 —— 不好說，說不好，不得不說 .....	1
一、個人歷史是個人寫就，時代風潮的推波助瀾及約束遮蔽卻也至深至遠 .....	1
二、當前評價周氏兄弟環境的寬容不可以道里計，歷史資料的差異不可忽視 .....	5
三、「文」與「人」既有關聯，「文」與「人」也需剝離，偏倚一端難說公正 .....	8
四、時代主題的轉變是理解周氏兄弟的限定條件，事實是評價的核心要素 .....	12
五、多元化的理性社會氛圍中，評價周氏兄弟並非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 .....	15
第 1 章 生為兄弟 .....	19
一、周氏兄弟自出生起，就直接徜徉在地域文化和家世淵源的海洋裏 .....	20
二、周氏家族不是名門望族或高官巨富，卻也是當地不容小覷的大戶人家 .....	25
三、秉性、經歷、思想、年齡各異的親人，營造了周氏兄弟成長的小環境 .....	30
四、新臺門「由周家六房族共住」，周作人出生後的經歷較之魯迅坎坷一些 .....	35
五、人文底蘊深厚的地域環境，是周氏兄弟形成獨特文化氣質的溫床 .....	40
六、紹興的飲食及風俗影響着周氏兄弟，他們對故鄉保存着留戀情懷 .....	46
七、周氏兄弟年齡有差，一道調皮搗蛋，百草園嬉戲與「藍爺爺」啟蒙 .....	51
第 2 章 墜入困頓 .....	57
一、進入私塾是魯迅正式讀書的開始，也是養成讀書習慣及價值取向的起點 .....	58
二、「懂得許多規矩」的「長媽媽」，奇特的《山海經》，「搜集繪圖的書」 .....	62
三、魯迅被送進「稱為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周作人也進入私塾啟蒙 .....	67

四、章運水在魯迅的經歷中留下了斑斕一幕，周氏兄弟各有興致勃勃的趣事	72
五、周福清科舉行賄敗露，「闖下了滔天大禍」，周氏兄弟「避難的生活」	77
六、在鄉下「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知稼穡之艱難』，並不『知稼穡』」	82
七、周伯宜生病、治病折磨着家人的神經，魯迅藉此「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87
八、魯迅讀書興趣日益濃厚，周作人進入三味書屋，這是「正式讀書的起頭」	93
<b>第3章 走上異路</b>	101
一、周作人在杭州府獄陪侍祖父，受教於祖父，「平日自己『用功』」	102
二、周作人和魯迅通信不斷，對時事充滿關注之情，魯迅受到欺凌壓迫	107
三、「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中，魯迅「走異路，逃異地」， 進入江南水師學堂	112
四、魯迅考入礦路學堂不久，周氏兄弟懷着不同的情緒參加科舉應試	117
五、礦路學堂的學習開拓了魯迅的視野，眼見了「新黨」，他不再是鄉下少年	122
六、紛擾動盪的刺激，周作人「尊王攘夷」思想萌芽，又「幾乎成為小流氓」	128
七、祖父對家人「無不痛罵」，度日如年的周作人愈發嚮往新奇的外面世界	133
八、周作人在學堂過着「自由寬懈的日子」，魯迅的閱讀習慣得到加強	139
<b>第4章 到外國去</b>	145
一、魯迅「到外國去」，兄弟再次離別，周作人的思想發生顛覆性轉變	146
二、魯迅在日本受到新思潮激勵，周作人深受感染，對留學日本心馳神往	151
三、在南京的周作人日益不安於現狀，在日本的魯迅於失望中不斷探索	157
四、「由於愛好而讀書」，周氏兄弟筆墨生涯的起點：宣揚新知，開啟民智	162
五、仙臺學醫：「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藤野先生的照顧	168
六、棄醫從文：「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173
七、魯迅的婚姻以兩個人的終生幸福為代價，周作人東渡日本前的騷動	179

<b>第5章 文學之路的頓挫.....</b>	187
一、周氏兄弟「在東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留心文學」來「改良社會」.....	188
二、伏見館到伍舍，「冷淡的空氣中」「提倡文藝運動」，「未產生的《新生》」.....	195
三、周作人對小說翻譯興致勃然，成果較魯迅豐碩，思想色調較魯迅明亮.....	201
四、在中國留學生群體中，周氏兄弟不是活躍分子，他們是早熟理智的青年....	206
五、周氏兄弟被章太炎出類拔萃的學識和氣度所折服，終生待之以師禮.....	211
六、留學日本是周氏兄弟磨礪思想的重要階段，「精神界之戰士」生未逢時.....	217
七、「好作品」《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銷售「大為失敗」.....	223
<b>第6章 鄉梓·北上.....</b>	229
一、魯迅「不能不去謀事」，任教浙江師範學堂，周作人的生活模式受到衝擊....	230
二、「木瓜之役」後，魯迅隨許壽裳一道辭職，轉赴紹興府中學堂任教.....	235
三、周作人「遠遊不思歸」，家中生計艱難，難以維持「遊惰的生活」.....	240
四、魯迅不是革命戰士，革命成功後，他期待有所作為，很快即大失所望.....	246
五、「辛亥革命」前後，周作人「在家裏閒住」，魯迅支持《越鐸日報》.....	252
六、魯迅赴北京教育部任職，補樹書屋的住客，	
周作人為報紙撰稿，擔任會長.....	257
七、周作人主編《紹興縣教育會月刊》，主要工作是在省立第五中學任教.....	264
八、魯迅以教育部官員面目示人，私底下埋首古籍古碑，	
過着沉寂死氣的生活 .....	269
<b>第7章 橫空出世 .....</b>	277
一、周氏兄弟相聚北京，「復辟事件」的刺激：「感覺中國改革之尚未成功」.....	278
二、加盟《新青年》，周氏兄弟開始了風姿獨特的「吶喊」，心態各有不同 .....	284
三、周作人任教北大，講授外國文學史，魯迅的《狂人日記》引起各界關注.....	289
四、周氏兄弟是《新青年》的支持者而不是領導者，作品「特別有價值」.....	293
五、魯迅立足於「為人生」，「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的白話小說創作.....	298
六、《新青年》同人中，周作人不是最為活躍的，卻是筆耕勤奮而見解獨到的...	304

七、周氏兄弟在《新青年》發表「隨感錄」，表達着對國民性的揭露和批判.....	309
八、周氏兄弟相互扶持、相互謙讓，不計較名利得失，魯迅的兄弟友愛之情....	316
九、「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周氏兄弟的白話詩創作.....	322
<b>第8章 傲視文壇 .....</b>	<b>331</b>
一、魯迅的思想論文想給來者「微末的歡喜」，周作人的長短文章極具建設性...	332
二、「五四」運動掀起的風潮波及全國，魯迅有所關心和詢問，心態與眾不同...	338
三、周作人作為北大教授，關注、參與「五四」運動，並未深度介入 .....	344
四、「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的「高超的藝術底作品」——《阿Q正傳》.....	349
五、周作人耕種「自己的園地」，「藝術當然是人生的」，「藝術是獨立的」.....	354
六、「我是喜歡平和的」，追求「人的生活」，揭示「中國的國民性」.....	361
七、「弄文罹文網」，魯迅轉變為積極關注時事，	
周作人無法擺脫矛盾情緒侵蝕.....	369
八、「別求新聲於異邦」：20世紀20年代前期周氏兄弟的翻譯成果及其特色 ....	375
九、印象式的深刻：周氏兄弟聲名鵲起後，社會各界的認知和評價 .....	383
<b>第9章 共同的朋友 .....</b>	<b>389</b>
一、蔡元培是魯迅心懷敬意的「前輩」人物，「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	390
二、在周作人看來，蔡元培是「端正拘謹不過的人」，「知識階級裏少有」.....	395
三、「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周氏兄弟和陳獨秀的交往限於公事.....	400
五、周作人和陳獨秀在1922年發生過一次較有影響的思想爭論.....	406
五、相互讚賞、敬重而始終有着難以明言的距離：魯迅和胡適的前期關係.....	412
六、周作人和胡適相識早於魯迅，交往更加頻繁一些，交情更加深厚一些.....	418
七、從泛泛之交到「講話也極不拘束」：周氏兄弟和錢玄同的前期交往 .....	425
八、「多談閒天」：周氏兄弟「親近」「天真爛漫」、「不裝假」的劉半農.....	430

<b>第 10 章 育人・出版 .....</b>	437
一、「沸騰着青春的熱情和蓬勃的朝氣」：魯迅在北大等校的兼課及風格 .....	438
二、「開口只是娓娓清談」：周作人在北大等校的授課及並不盡如人意的效果 ...	444
三、「尤其怕的是演說」：魯迅生平所作講演並不算少， 另一場合的育人和社會活動 .....	451
四、「說話本來非我所長」：周作人「講演如同寫作」，「表達思想和學問」.....	458
五、魯迅從事編輯出版活動親力親為，精彩見解層出不窮，貫穿着良苦用心 ...	464
六、「衝破」「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 周作人在編輯出版方面實踐豐富、一絲不苟.....	473
 <b>第 11 章 兄弟失和.....</b>	483
一、搬入八道灣，一家人同住願望實現，「兄弟怡怡」，又埋下了隱患.....	484
二、兄弟合住局面並未維持太久，兄弟遽然失和，終生未能化解恩怨.....	490
三、魯迅沉默以對，周作人「不辯解」，各家說法試圖破解兄弟失和謎團 .....	496
四、兄弟失和「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是生活矛盾積累和爆發的結果 .....	503
五、大家庭模式的弊病也是失和主要因素，對兄弟之情斷絕的傷痛和無奈.....	508
六、魯迅和周作人失和後不斷獲知對方消息，仍然有着直接、間接的聯繫 .....	513
七、不約而同地迴避在公開場合談論對方，私底下對對方各有關注和評說.....	519
 <b>主要參考及徵引文獻 .....</b>	527
 <b>後記.....</b>	539



## 引論——不好說，說不好，不得不說

### 一、個人歷史是個人寫就，時代風潮的推波助瀾及約束遮蔽卻也至深至遠

古今中外歷史上，多有父子並稱、兄弟齊名的人物。中國有「三曹」、「二王」、「二晏」、「三蘇」、「三袁」等，國外有「格林兄弟」、「大小仲馬」、「龔古爾兄弟」等，不勝枚舉。<sup>1</sup>周氏兄弟正是這樣的人物。與上述人物相比，周氏兄弟在關係、性情、成就、思想、處世、結局等方面又差異巨大。他們早年兄弟情深，中年兄弟失和，晚年聲望境遇天地懸殊，生前身後遭遇大相徑庭，評價也是各趣一端。對魯迅是讚譽者居多，甚至一度神化，回歸常態後，批評之詞始終不佔主流，卻也言辭犀利，其中既有卓見，也有偏見；對周作人則是從肯定為主流，到批判為主流，再到肯定為主流，功過區分明確，愛之者卻也多有過分崇拜回護之舉。<sup>2</sup>

1 「三曹」指漢末三國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二王」指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二晏」指北宋晏殊、晏幾道父子，「三蘇」指北宋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袁」指明代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格林兄弟」指德國雅各布·格林、威廉·格林兄弟，「大小仲馬」指法國亞歷山大·仲馬、亞歷山大·小仲馬父子，「龔古爾兄弟」指法國埃德蒙·德·龔古爾、茹爾·德·龔古爾兄弟。

2 很長時間裏，周作人都屬於「研究禁區」，多有粗暴抽象的批判，少有理性具體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末，才開始了成規模的周作人研究。即便如此，研究活動長期都處於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狀態。對周作人成就的肯定，會不斷遭到種種指責，會被認為有著

周作人聲名鵲起後，思想及文采都高出同時代人物一籌，尤其是 20 世紀 20 年代，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一度還在乃兄魯迅之上——起碼也是各擅勝場、不分軒輊的。周作人躲進「苦雨齋」後，世人多有不滿之詞，對他的成就仍然給予高度評價。而做出這種評價的，既有被視為與周作人趣味相投、份屬同道的右翼人物（如胡適、林語堂等），也有與周作人思想上格格不入，又能超脫於派別成見之外的左翼人物（如郭沫若、鄭振鐸等）。周作人以聲望卓絕的社會精英淪落為漢奸後，遭到社會各界嚴厲斥責，處境艱難、聲名狼藉，如此結局純屬咎由自取。此後，即便世人多有惋惜之情，對他的評價不能不受到相當的影響。儘管如此，不少人始終強調需要重視周作人的創作成就和思想觀點。舒蕪即認為：「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sup>3</sup>

周氏兄弟不像某些作家那樣局限於某一領域或某一體裁，而是在多個領域、多種體裁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並且取得了至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們既是成就斐然的文學家，更是對歷史及現實鞭辟入裏的思想家。<sup>4</sup>他們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巨大存在。正

---

不可告人的動機，甚至會遭到政治力量的干涉。

3 舒蕪：《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周作人概觀》，舒蕪：《周作人的是非功過（增訂本）》，第 4 頁。

黃開發認為：「也許周作人所代表的『言志派』傳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夠不上『一半』，頂多只能算是『一小半』，因為這是『異端』，是非主流，但這『一小半』卻舉足輕重。沒有這一部分，中國現代文學是不完整的，是單調的，整個中國文學史的歷史延續就會出現殘缺。以周作人傳統作為參照，可以很好地認識到主流功利主義文學的利弊得失。」（黃開發：《結語：周作人研究的價值標準》，黃開發：《周作人研究歷史與現狀》，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7 頁，下引版本相同。）

4 蘇雪林在 1934 年發表的《周作人先生研究》中就寫道：「如其說周作人先生是個文學家，不如說他是個思想家。十年以來他給予青年的影響之大和胡適之、陳獨秀不相上下。」（蘇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沈暉編：《蘇雪林文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如鄭振鐸所說的：「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甚麼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指周作人——引者）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sup>5</sup>從某種角度而言，周作人是少有的在思想層面足以與魯迅匹敵對話的人物。<sup>6</sup>

周氏兄弟一母同胞，這就先天性地在他們之間建立了難以割捨的關聯。而他們在文學、思想方面超越時代的成就及影響，藝術風格的各異其趣，尤其是兄弟失和後大相徑庭的遭遇，始終讓人們對他們高度關注，並且不斷將他們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周氏兄弟，一個早逝，一個長壽；一個激昂，一個平和<sup>7</sup>；一個生前深受敬仰，死後備享哀榮，一個生前淪落為漢奸，後半生卑微困頓。早逝者，以積極抗爭的思想風範、對國民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對深陷苦難泥潭的國人的深

---

1996 年版，第 236 頁。）

舒蕪認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家很多，文學家而同時還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魯迅和周作人兩個，儘管兩人的思想不相同，個人的思想前後也有變化，但是，他們對社會的影響主要是思想上的影響，則是一樣的。」（舒蕪：《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周作人概觀》，舒蕪：《周作人的是非功過（增訂本）》，第 6 頁。）認定「文學家而同時還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魯迅和周作人兩個」的觀點或許不無可議之處，魯迅和周作人的分量和價值確實是非同等閒的。

關於思想家的定義，王富仁認為：「假若不把思想家僅僅按照西方的模式理解為一種完整的理論學說的營造者，而理解為實際推動了一個民族並由這個民族及於全人類的思想精神發展、豐富了人們對自我和對宇宙人生的認識的人，那末，魯迅的思想家的地位就是不可忽視的。」（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5 頁，下引版本相同。）魯迅如此，周作人亦是如此。

5 鄭振鐸：《惜周作人》，鄭爾康編：《鄭振鐸全集》第二卷，第 481—482 頁。

6 馮雪峰在 1936 年 4 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上海，兼管上海文藝工作。魯迅逝世後，他對周建人說道：「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周建人：《魯迅和周作人》，孫郁、黃喬生主編：《書裏人生——兄弟憶魯迅（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7 頁。下引版本相同。）

7 這是就人們對周氏兄弟的基本認知而說的，實際上，魯迅並不只有激昂，周作人也不只有平和。

廣熾熱情懷，譽滿中外；長壽者，以消極淡漠的處世作風，對國家苦難置身事外，甚至將個人慾求置於國家利益之上，賣身投靠。因此，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評價，基本的事實就是，無論是魯迅的「生榮死哀」，還是周作人的卑微困頓，都是他們的生平行事及思想變動的「前因」種下的「後果」。

然而，個人歷史固然是個人寫就，身後遭遇卻絕非個人意志所能掌控。周氏兄弟身後，一個被尊為「導師」、「民族魂」，一度被塑造為接近真理化身的「神」，另一個被指斥為喪失氣節、為虎作倀的「漢奸」、「敗類」，一度被描繪為無惡不作的「鬼」。如此局面的形成，不僅取決於他們的生平行事及思想變動（這無疑是基礎條件），時代風潮的推波助瀾及約束遮蔽卻也至深至遠。時代風潮塑造的人物形象違背個人意志、甚至顛覆歷史事實的事例也是屢見不鮮。

因此，周氏兄弟生前身後遭遇固然大相徑庭，卻都有無法掌握命運的成分在內。被尊為「導師」、「民族魂」的，與特定的時代風潮相得益彰，風光無限，卻未必完全反映真實，未必是他樂意看到的；被指斥為「漢奸」、「敗類」的，並非污衊之詞，指斥也並非僅僅因為政治污點，還在於他的思想與特定的時代風潮格格不入。周作人多次說過「壽則多辱」的話。壽與榮辱未必有直接的關聯，周氏兄弟的一榮一辱，卻與他們的壽有着某種難以明言的關聯。而不同時代對周氏兄弟的不同評價，不僅是人們觀察視角、認知深度的變化帶來的，還取決於現實生活中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這樣，即便人們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認知日益充分、全面、客觀，對他們的解讀仍然不能不包含着不同時期的現實生活的投影。

## 二、當前評價周氏兄弟環境的寬容不可以道里計，歷史資料的差異不可忽視

當前，社會環境的寬容不可以道里計。隨着歷史資料的搜集整理及諸多研究著作的陸續出版，關於周氏兄弟的許多基本事實已經大致清楚，以往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狀況已經明顯改變。然而，想要對周氏兄弟做出充分、全面、客觀的評價仍然是頗為困難的。這不僅因為他們思想的博深和生平的複雜，也不僅在於歷史資料仍然有所匱乏，以至於對他們的生平及思想中的空白點和疑點問題難以完全釐清。評價周作人的困難和以往主要出於政治因素不同，更多的是出於解讀的分歧和差異。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解讀的分歧和差異，甚至讓人恍然覺得不同人面對的不是同一對象。將他們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時尤其如此——肯定一個往往被認為暗含着否定另一個。反之亦然。

然而，評價魯迅和周作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須將他們當成平等、獨立的個體，再置於同一平臺。這樣的觀點，道理極為淺顯，想要做到卻並不容易。很長時間裏，周作人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都是依附於魯迅研究的（許多涉足周作人研究的學者，往往也是從事魯迅研究的學者）。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周作人研究依附於魯迅研究，反倒是名正言順地開展研究的保護屏障。而這樣的情形畢竟是非正常的狀態。周作人研究成熟的標誌，除了從文集出版、資料建設、研究著作等方面衡量之外，更為根本的一點，就是需要擺脫依附於魯迅研究的狀態，擺脫以魯迅的標準評價周作人、評價是非的狀態。也就是說，需要將周作人作為研究主體，基於周作人的獨特性作出評判。

毫無疑問，揭示歷史真相的基礎是歷史資料。對於歷史人物而言，尤其是對於魯迅和周作人這樣主要以著述影響人心、揚名後世的文學家、思想家，他們各自的著作自然是展現真實形象的首選歷史資

料。除此之外，當時的報紙、雜誌、相關著作等載體對他們的報道和介紹，以及親友和接觸者對他們的回憶，都是構建他們的真實形象的重要歷史資料。由於魯迅和周作人生前身後的遭遇大相徑庭，他們的文集出版、研究著作暫且不論，歷史資料的差異不可忽視。

關於周氏兄弟（尤其是魯迅）的歷史資料，都有過相當程度的整理出版。然而，作為當事人的魯迅和周作人，出於利害考量，有意對一些涉及隱私的史實加以迴避，不願對外人道及，即便知道會給後人帶來不便，卻不以為意，甚至毀棄歷史資料，留下難解的謎團；周氏兄弟也不像胡適等人那樣，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現實作為必然佔有歷史地位，後人必然對他的歷史加以研究，對歷史資料精心地加以整理、保存。<sup>8</sup>因此，周氏兄弟的歷史資料仍然存在許多不盡人意之處。

20世紀20年代起，周氏兄弟聲望日著，直至成為享有崇高聲望的「雙子星座」。對於他們的創作及思想，即便左翼人物對周作人多有批評，右翼人物對魯迅多有批評，社會各界多從正面角度看待，對他們的成就的肯定始終是主流看法。魯迅逝世後，被稱譽為「民族魂」，評價越來越高，對他的評價逐漸不再是單純的對個人的評價，甚至出現了許多背離實際的論調。周作人淪落為漢奸後，對他嚴厲批判並無不可，社會各界又不可避免地帶着苛刻的有色眼光，對他的成就多有貶低或抹殺，對他的罪行、錯誤和不足多有放大。尤其是1949年後，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評價更是差異巨大，由此造成的局面是，前半生成就一度不分軒輊的周氏兄弟以差異巨大的形象示人，以魯迅成「神」，周作人成「鬼」稱之並不為過。這顯然不是真實的形象。過度的溢美和過度的貶損同樣不可取，「神」不是真實的，「鬼」也未

<sup>8</sup> 袁一丹即認為：「（胡適的日記）是寫給別人看的，或刻意經營、預備傳世的。」（袁一丹：《民國學術圈的「裏子」：尋找湯爾和日記》，袁一丹：《此時懷抱向誰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頁。）這一做法固然使得人們必須對許多歷史資料的真實性加以謹慎判斷，又帶來了明顯的便利。

必總是真實的。<sup>9</sup>

魯迅生前預言般地寫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sup>10</sup> 即便如此，他絕對料想不到自己身後竟然被讚譽到了幾乎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些讚譽中有些是發自內心、名實相副的真知灼見，有些則是見風使舵、言不由衷的謬論諛詞。周作人對淪落為漢奸堅持「不辯解」的態度，晚年的他在政治上低人一等、飽受冷落和歧視，生活上既受到一定優待，又有諸多限制，他根本無力改變處境。然而，他看到關於自己和魯迅天地懸殊的評價，即便心有不忿，也應該知道如此遭遇雖說超乎常理，卻又是事出有因，更何況，怨天尤人絕非明智之舉。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當事人留下的歷史資料不能不烙下深刻時代印記。由此帶來的結果是，關於魯迅的歷史資料，寬容、拔高，乃至面壁虛構的神化相當之多；關於周作人的歷史資料，苛刻、貶低，乃至無中生有的醜化相當不少。這對於揭示他們的真實形象帶來了許多干擾。關於魯迅和周作人的歷史資料，孫郁、黃喬生評估道：「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即：回憶周作人的文字較為可信一些，或者說，虛假的成分要少一些。因為，解放後他的地位非常低，與魯迅的享有盛譽形成極大反差。讚頌的文字幾乎沒有，大部分回憶文字用的是冷靜觀察，客觀敘述的筆調。然而，只講事實，卻正是回憶文字應當遵循的原則。我們看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的回憶文字，倒要稍稍

9 魯迅是「人」不是「神」，對他神化違背真實、殊為不當，而將他過度凡化卻也違背真實、糾枉過正。魯迅固然是「人」，卻是偉人、巨人，具有「一覽眾山小」的氣勢、成就和地位，絕非等閒之輩可比。

10 魯迅：《憶韋素園君》，《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0 頁，下引版本相同。

注意另一種偏向，即對周作人的過分貶低。例如，有些文章以先入之見為主導，一開始就把漢奸的帽子給他戴上，那麼再去敘述和分析他的言行，形象就差得多了。」<sup>11</sup> 魯迅和周作人的歷史資料先天不足的狀況，自然會對他們的評價產生或明或暗的影響。因此，對歷史資料的梳理和辨析，是構建魯迅和周作人的真實形象的前提工作。

### 三、「文」與「人」既有關聯，「文」與「人」也需剝離，偏倚一端難說公正

「風格即人」是基於法國博物學家、作家布封 1753 年的演講《論風格》的觀點形成的一個命題。這樣的命題廣為人知、流傳久遠自有其合理性。

考之古今中外歷史上相關人物的「文」與「人」，文章風格鮮明、為人端正坦蕩的人物不可勝數。東晉陶淵明以出仕做官為苦，退而隱逸田園，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sup>12</sup>。《歸去來兮辭》、《五柳先生傳》等，文采境界非比尋常，「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正是「質性自然」<sup>13</sup> 性情和追求的寫照。北宋范仲淹憂國憂民，處世主張「寧鳴而死，不默而生」<sup>14</sup>，腹中有數萬甲兵，鎮守西北邊防，讓西夏深為忌憚，主持「慶曆新政」功敗垂成，其積極入世、造福萬民的胸懷卻引得後世敬仰，《岳陽樓記》的

11 孫郁、黃喬生：《編後記》，孫郁、黃喬生主編：《知堂先生》，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2 頁，下引版本相同。

12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 2007 年版，第 260 頁。

13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1 頁。

14 范仲淹：《靈烏賦》，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上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 頁，下引版本相同。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sup>15</sup> 更是成為激勵後人的錚錚名言。這些「人」言行一致，堪為楷模，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人」決定「文」。

才氣縱橫、人品飽受非議之人，也如過江之鯽。西晉文學家潘岳（字安仁），相貌俊美，「貌若潘安」的成語由此而來，《悼亡詩》開悼亡題材之先河，《秋興賦》、《閒居賦》等文辭優美，稱得上是才貌雙全；且兼事母至孝，對結髮妻子一往情深。其又追名逐利，投靠把持朝政的外戚賈謐，奴顏婢膝之態讓人不齒。二十四史之一《魏書》作者魏收，史才過人，當時即受到諸多大家名流稱讚，本人也以文史之才自負，並且狂言道：「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sup>16</sup> 其出使南朝期間，又大肆採買女子為婢妾，同時大收財物，貪贓枉法。「人稱其才，而鄙其行。」<sup>17</sup> 以此而論，「文」又在相當程度上不能反映「人」。

肯定或否定「風格即人」的觀點，都能找到有力例證。

魯迅和周作人的「文」，非同凡品，雖然難有一致定論，卻譽之者多，貶之者少。學識方面，他們都是博覽群書之士，尤其重視野史雜書，學養充沛，典故史實信手拈來，對歷史、人事的見解犀利獨到，後世不斷驗證其洞察先機之明。對於魯迅和周作人的「人」，卻是爭議甚大，甚至截然對立。尤其是周作人，鄙薄其為人的不在少數，反對「風格即人」的人自然要多於贊同的人。縱觀周氏兄弟的「文」和「人」，具有相當的複雜性，既有大體一致的一面，也有並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一面，很難以「風格即人」的命題簡單論定。

「文」和「人」固然不能一概而論，「文」和「人」終究難以一刀兩

15 范仲淹：《岳陽樓記》，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上冊，第 195 頁。

16 周國林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北史》第三冊，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55 頁，下引版本相同。

17 同上注，第 1651 頁。

斷。魯迅寫道：「人以文傳，文以人傳。」<sup>18</sup> 對於周氏兄弟，如果魯迅沒有數百萬言的煌煌大論，他的「人」是否還有讓後人持續追蹤的魅力？如果周作人不是淪落為漢奸，做人有愧，人們論及他的「文」又何需瞻前顧後，難以放言暢論？<sup>19</sup>

有人喜歡魯迅，反感周作人，包括「文」和「人」。增田涉寫道：「和想到魯迅同時浮現的，決不是教訓說教的、可怕的、講客氣的人，而是和藹可親，完全可以信賴的，因此能夠坦白地說話，毫不感到威嚴之類的重壓。作為朋友，年齡相差頗大，要說是老師，又不覺得那麼敬畏，總之，顯得是個慣於得到人信任的人。」<sup>20</sup> 他對周作人的印象完全相反：「我對於周作人無論如何也沒有好感，儘管他寫作多麼有名的隨筆說着漂亮話，但在為人上我是不喜歡的。」<sup>21</sup> 李澤厚同樣「厚魯」而「薄周」：「魯迅一直是我最崇敬的人物。我是頑固的挺魯派……魯迅不僅思想好、人品好，文章也最好。一些人極力拔高周作人、張愛玲等人，用以壓倒或貶低魯迅，用文學技巧來壓倒思想內容。學界也流行以『知識』、『學問』來壓倒和貶低思想。其實，嚴復當年就說過，中國學人崇博雅，『誇多識』；而西方學人重見解，『尚

18 魯迅：《阿Q正傳》，《呐喊》，《魯迅全集》第一卷，第512頁。

19 在20世紀80年代，鍾叔河編輯出版周作人自編文集，提出了一句流傳頗廣的話：「人歸人，文歸文」。他並且認為：「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過是另一問題，其文的主要內容是對傳統文化和國民性進行反思，對中西與中日的文化歷史作比較研究，今之讀者卻不妨一讀。」（轉引自鍾叔河：《編者前言》，鍾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下引版本相同。）周作人淪落為漢奸，惡名在身，且兼社會風潮影響，對於出版周作人著作的抗議聲勢始終頗為浩大。因此，「人歸人，文歸文」的說法有着迫不得已、迂迴策略的成分在內。即便如此，將「人」和「文」分而論之還是不無道理的。周作人的「文」並非全部都是精品，甚至不乏諂媚違心的惡札；周作人的「人」也並非一無是處，甚至多有讓人拍案稱奇的舉動。

20 增田涉著，鍾敬文譯：《魯迅的印象》，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編選：《魯迅回憶錄（專著）》下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6頁，下引版本相同。

21 增田涉著，鍾敬文譯：《魯迅的印象》，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編選：《魯迅回憶錄（專著）》下冊，第1404頁。

新知』。愛因斯坦的新知、見解，難道不勝過一座圖書館嗎？」<sup>22</sup>「他的巨大思想深度，他把這深度融化為情感力量和文體創造等等，形成了一種其他現代作家難以比擬的境界。」<sup>23</sup>「我不喜歡周作人，特別對現在有些研究者把周作人捧得那麼高很反感。魯迅那麼多作品讓我留下那麼深刻的印象，周作人則沒有一篇。」<sup>24</sup>「(周作人)本想以個人反抗社會、反抗國家，但發覺社會、國家的強大和個人的無力，因此，很快找到與社會隔絕的渺小園地，自己在這園地裏遊戲，娛樂，談龍談虎，品茶聊天，實際是麻醉自己，自欺欺人。……好些人把周作人捧得很高，我很反感。我很不喜歡這種假隱士式的可憐的『個人主義』(如果還可以叫『個人主義』的話)。」<sup>25</sup>

有人讚賞周作人，甚至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廢名(馮文炳)寫道：「我們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總是合禮，這個態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札，從未有一句教訓的調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後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裏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於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後，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sup>26</sup>他對魯迅(尤其是對成為左翼「盟主」的魯迅)又多有不敬之語：「『前驅』與『落伍』如果都成了群眾給你的一個『楮冠』，一則要戴，一則不樂意，那你的生命跑到那裏去了？即是你丟掉了自己！……我總覺得是很可惜似

22 李澤厚、劉再復：《共鑒五四新文化》，李澤厚：《李澤厚對話集·與劉再復對談》，北京：中華書局 2014 年版，第 259 頁，下引版本相同。

23 李澤厚、劉再復：《彷徨無地後又站立於大地——魯迅為甚麼無與倫比》，李澤厚：《李澤厚對話集·與劉再復對談》，第 301 頁。

24 李澤厚、劉再復：《中國現代諸作家評論》，李澤厚：《李澤厚對話集·與劉再復對談》，第 154 頁。

25 李澤厚、劉再復：《個人主義在中國的沉浮》，李澤厚：《李澤厚對話集·與劉再復對談》，第 35 頁。

26 廢名：《知堂先生》，王風編：《廢名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98 頁，下引版本相同。

的。」<sup>27</sup> 和周氏兄弟有過筆墨爭論的「現代評論派」的陳源對周氏兄弟也是區別看待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豈明先生……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真是小巫遇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豈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sup>28</sup>

#### 四、時代主題的轉變是理解周氏兄弟的限定條件，事實是評價的核心要素

周氏兄弟出生、生活於戰亂不斷的時代，更有日本等外敵虎視眈眈、圖謀吞併，毫無疑義是「亂世」。當前雖然不能人人衣食無憂、逍遙自在，卻再無受戰爭牽連而性命不保之劫難，國人甚至對戰亂印象淡薄、理解膚淺，是難得的「治世」。時代主題的轉變是理解周氏兄弟的限定條件，許多人忽略的正是這樣的限定條件。將周氏兄弟和他們的時代加以剝離，孤立地評價其「文」與「人」，得出的結論即便不是謬誤叢生，也與事實相差甚遠。

當前社會環境下，許多人更欣賞周作人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文章，平心靜氣，沖淡閒適；許多人對魯迅那些火藥味甚濃的文章多有隔膜，甚至心生反感。這絕非周作人的文章質量高於魯迅，而是許多人欣賞的周作人的文章，多以談論日常生活為主題，談文學，談翻譯，談飲食，談喝茶，談風俗，談舊事，談老友……，外患的消除和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的危機感日益淡薄，關注家國大事的情懷日益

27 廢名：《閒話》，王風編：《廢名集》第三卷，第 1204—1205 頁。

28 陳源：《閒話的閒話引出來的幾封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1913—1983 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第一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134 頁，下引版本相同。

淡薄。日常生活中，許多人關注的多是切身事務，如何提高生活，如何得名獲利，如何休閒放鬆……。周作人的許多文章恰好涉及這些方面，高度契合了人們的心理。以此而論，「周作人熱」（類似的還有「張愛玲熱」等）的出現，更多的是時代原因造成的，並不能反映他的真正形象和價值。實際上，周作人就說過，他心裏住着「兩個鬼」，一是「紳士鬼」，二是「流氓鬼」。<sup>29</sup> 他生平又以戈爾特堡評論藹理斯的「叛徒」和「隱士」自許。<sup>30</sup> 既然內在心理具有多面性、複雜性，外化為文章，自然不會只有一副面孔。甚至可以說，許多人欣賞的沖淡閒適的文章，根本不是周作人文章的主體。<sup>31</sup>

之所以如此，緣於許多人對周作人的選擇具有相當的狹隘性，對他的理解具有相當的偏頗性。所謂的選擇的狹隘性，是指集中於沖淡閒適的文章，這樣的文章確實是周作人作品中的上品，並且佔有相當的分量，卻只是他的作品的一個側面。周作人的作品，以體裁論，有散文、雜文、詩歌、翻譯、學術等；以內容論，有生活、歷史、時事、文學、自傳、兒童、民俗等；以風格論，有拍案而起之作，有窗下閒談之作；有高頭講章之作，有詼諧玩笑之作。魯迅評價陶淵明時寫道：「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啣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

29 周作人：《兩個鬼》，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談虎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3 頁，下引版本相同。

30 周作人：《序》，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澤瀉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 頁，下引版本相同。

31 舒蕪即認為：「相當一些讀者的心目中，周作人成了純然閒話、輕鬆、飄逸、清雅的形象，以此而受到歡迎」，「實在卻是誤讀」。（舒蕪：《誤讀知堂》，舒蕪：《周作人的是非功過（增訂本）》，第 587 頁。）對於「閒適」之說，周作人也是絕難認同的。他寫道：「拙文貌似閒適，往往誤人，唯一二舊友知其苦味，廢名昔日文中曾約略說及，近見日本友人議論拙文，謂有時讀之頗感苦悶，鄙人甚感其言。今以藥味為題，不自諱言其苦，若云有利於病，蓋未必如此，此處所選亦本是以近於閒適之文為多也。」（周作人：《序》，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藥味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 頁。）

證明着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sup>32</sup> 這才是完整的陶淵明。周作人亦是如此。所謂的理解的偏頗性，是許多對周作人沖淡閒適的文章讚譽有加的人，往往情緒過於狂熱，對他的認知缺乏理性的態度和對比的眼光，往往過度拔高，以至於難以基於廣闊的視野將其置於歷史長河中加以評價，甚至於「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sup>33</sup> 就像 20 世紀 30 年代周作人、林語堂鼓吹晚明小品文那樣，小品文具有相當的價值，本身並無罪過，但過度拔高的評價和過於狂熱的癡迷，既與事實相悖，也導致人們對小品文心生反感。周作人亦是如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周作人只有沖淡閒適的文章，根本就沒有留下厚重深刻的歷史印記的資格。

周氏兄弟生活在「亂世」，魯迅持續關注時事，抨擊醜惡，關愛青年，為大眾發聲，致力於「為人生」，「改良這人生」<sup>34</sup>，即便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究竟效力如何心懷猶疑，卻始終是悲觀、失望而不絕望；周作人對現實多有不滿，自知無力改變現狀，以至於心灰意冷，漸漸遠離時事，躲進「苦雨齋」，沉浸於個人閒適生活，對於天下蒼生的困苦和生死漠然無謂，甚至在危難關頭跨過國家民族的底線。試想，是魯迅的堅持和吶喊有益於國人、國家，還是周作人的心態和選擇有益於國人、國家？周作人落水前的心態和選擇，是許多人在「亂世」的選擇，不宜苛求，甚至可以說，這一選擇正是源於對現實的深沉愛意以及失望後的心冷。然而，人們對於知名人物顯然期望更高，期望他們做出與身份相匹的貢獻——只有他們才能做出普通人無法做出的貢獻。因此，無論對魯迅和周作人如何評價，魯迅「心繫蒼生」的人間

32 魯迅：《『題未定』草（六）》，《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全集》第六卷，第 436 頁。

33 毛澤東：《矛盾論》，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3 頁。

34 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四卷，第 526 頁。

情懷無疑境界、格局更高，即便並不視為楷模、亦步亦趨，也應該表示相當的理解和敬意。

每個歷史人物的生平由他們在特定的時代風潮中寫就，在他們逝去後，書寫歷史的過程即宣告結束，此後即是後人解讀的過程。在後人解讀的過程中，每個時代的特定背景會對人們的視角和認知具有相當深刻的約束和影響。每個人都不能脫離自己的時代，每個時代的人們解讀歷史人物的視角自然各有不同，甚至大為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是各有不同，甚至大為不同。從周氏兄弟（尤其是魯迅）在不同時代如過山車般讓人眼花繚亂的不同評價，即可看出時代風潮約束和影響人們視角和認知的程度之一斑。然而，無論時代風潮如何變幻莫測、如何影響對周氏兄弟的評價，歷史事實既是解讀的核心要素，也是評價的前提條件。因此，只有不斷地搜集、解讀歷史資料，才能夠逐漸拼接出接近歷史真實的圖像。也可以說，只有基於歷史事實的解讀，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儘管歷史事實不可能窮盡，對於相同的歷史事實，不同的人完全能夠解讀出大相徑庭的結論。

## 五、多元化的理性社會氛圍中，評價周氏兄弟並非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

時至今日，從歷史資料的搜集整理角度而論，關於周氏兄弟的新歷史資料的出現還有相當的空間，新的歷史資料的出現，自然有助於他們的形象的豐富，甚至足以顛覆人們的一些認知。然而，因為重大歷史資料的出現而重塑他們某一階段的歷史和形象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後人所要做的，就是更加充分、全面、客觀地對他們的生平及思想進行解讀，並且不可避免地持續爭論。

郁達夫寫道：「魯迅，周作人……同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家破落的舊家，同是在窮苦裏受了他們的私塾啟蒙的教育。二十歲以前，同到

南京去進水師學堂學習海軍，後來同到日本去留學，到這裏為止，兩人的經歷完全是相同的。」<sup>35</sup> 即便是「兩人的經歷完全是相同的」前半生，人們也很容易找到明顯的差異。至於他們失和後的後半生，差異更是一目了然。與此同時，即便是他們差異一目了然的後半生，仍然有許多相同點。<sup>36</sup> 作為知名人物，他們的相同或不同不僅是同胞兄弟的相同或不同，更是不同思想流派的代表。周氏兄弟的後半生，主動或被動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尤其是魯迅逝世後，各自榮辱褒貶大有不同。隨着時代風潮不斷變化，人們不斷重塑着周氏兄弟的形象。這樣，儘管涉及的話題和評價屢屢變化，他們（尤其是魯迅）卻在有意無意間總是成為時代風潮的風向標。

將魯迅和周作人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並非單純地為了褒揚哪一個或是為了貶損哪一個。魯迅和周作人都是知名人物，是「譽滿天下，謗亦隨之」，他們生前身後從不缺少單純的褒揚或貶損，他們的價值更多的還是體現為他們的文章、思想對後人的影響。因此，後人對他們的生平及思想進行解讀時，自然需要對前人報以「瞭解之同情」<sup>37</sup> 的態度，庶幾更能接近充分、全面、客觀。儘管需要警惕、排除「以論代史」、「影射史學」的影響，而無論如何追求客觀公正，後人對歷史的追蹤和撰述，都不可能不受到時代風潮的約束和影響，同時也不可能不服從於汲取可資借鑒的經驗的目的。與此同時，魯迅和

35 郁達夫：《新文學大系散文選集導言》，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十一卷，第 191 頁。

36 劉緒源認為：「事實上，周作人與魯迅的分歧，早期主要是性格上以及與性格相關的政治熱情上的差異，以後又發展為行為上、政治態度上以及文藝觀上的不同。但在靈魂深處，在對世事的洞察上，在對人生的總體的感受和體驗上，兄弟兩人的心則往往是微妙地相通着的。甚至可以說，最能體會周作人心緒的，始終還是魯迅；而當時最能欣賞魯迅作品的人中，至少也有一個是周作人。」（劉緒源：《蓬頭垢面的「過客」與心緒鬱結的「紳士」》，劉緒源：《解讀周作人》，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8 頁，下引版本相同。）

37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 年版，第 279 頁。

周作人的巨大差異毋庸諱言。如果始終堅持一元化的評價標準，其導向必然是需要在他們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斷和選擇。而這樣的判斷和選擇以往已經做的太多了。事實表明，這樣的判斷和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沖淡了魯迅和周作人的真正價值。

今天是和平之世，也是一個多元化的理性社會氛圍逐漸形成的時代。這個時代的重要特點，就是人們對許多事物的看法不再動輒落入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狀態。因此，對於魯迅和周作人而言，他們既是獨立的個體，也是可以共存的個體，自然可以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基於這樣的立場，他們的關係，顯然不必再是褒揚哪一個就必須貶損另一個的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

對魯迅而言，「魯迅熱」自然有過。相比那種大轟大鳴、轉瞬即逝的「熱」，「魯迅熱」顯然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即便因為政治的非正常干擾造成負面影響，他的影響始終是深刻廣泛的。僅以著作出版而論，就沒有一個現代作家的關注度足以與魯迅媲美。可以說，從魯迅晚年就興起了從未衰歇的「魯迅熱」——儘管與「周作人熱」的內涵和形態並不相同。周作人的文章、思想都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值得高度重視。他對大眾的淡漠，對魯迅的非正常態度，對這些加以指責都是合乎情理的，他的漢奸罪名更是不可能翻案。如果說周作人從慷慨凌厲轉向沖淡閒適是重大轉折的話，賣身投靠則是萬劫不復。無論如何煞費苦心地為他的落水辯護，都注定是徒勞無功的。然而，周作人的生平污點需要譴責和強調，他與一般漢奸的不同之處在於，除了譴責，更多的還是惋惜。抗日戰爭期間的漢奸群體中，政治人物汪精衛，文化人物周作人，都是讓人痛恨而惋惜的——以他們的地位、身份、才幹、成就，原本應是領導抗戰或為抗戰「鼓與吹」的國之英傑。他們卻枉顧社會各界的呼籲和警告，利令智昏，選擇了一條無可回頭的可恥道路。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痛斥賣身投靠的汪精衛：「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寥寥八字，堪稱千載名罵。這引用在周作人身上

也是妥帖的。<sup>38</sup>

對於魯迅，尤其是對於周作人，爭論永遠不可能消除，而肆意漫罵解決不了問題，視而不見解決不了問題。今天的社會，既需要魯迅，也需要周作人。儘管他們的生平及思想不好說，說不好，人們又不得不說，甚至樂此不疲地說。

---

38 僅以個人閱讀體驗而論，越是了解周作人的生平，越是深入閱讀他的著作，熟悉他的思想，就越是為他的廣博、深刻、全面感到震驚，他的觀點、態度和魯迅大異其趣，卻並不影響思想方面的成就和地位。因為他的落水經歷，當前對他的整體評價顯然是相當克制的、保守的，並未全面準確反映他的真實成就和地位。也正因為他的成就是如此卓越超群，就越是對他的落水不得不抱着惋惜又痛恨的態度。劉緒源認為：「儘管原因複雜，但他（指周作人——引者）的失足歸根結蒂還是要由他自己負責的。不管對於現代文壇，還是對於周作人自己，這都是千秋憾事。」（劉緒源：《蓬頭垢面的「過客」與心緒鬱結的「紳士」》，劉緒源：《解讀周作人》，第 53 頁。）

---

第 1 章

---

# 生為兄弟

## 一、周氏兄弟自出生起，就直接徜徉在地域文化和家世淵源的海洋裏

人物傳記以時代背景、地域文化和家世淵源作為起筆幾乎成為慣例（即便分量各不相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寫道：「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那時代的產兒。」<sup>1</sup>以此而論，這樣的慣例似乎無可厚非。而細細想來，這三者還是大有不同的。傳主自出生起，就直接徜徉在地域文化和家世淵源的海洋裏。時代背景則不盡然。往往要到傳主十歲以上，甚至將近二十歲，才會引起他的關注，對他的思想變動和人生抉擇發生影響。更何況，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的中國，由於地域遼闊無際、環境封閉保守、信息傳播緩慢，時代背景對傳主的影響只會更加遲滯。因此，這部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傳記開篇，並不突出時代背景，<sup>2</sup>更多地關注地域文化和家世淵源。

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新臺門，時為清德宗光緒七年，辛巳蛇年，陰曆八月初三。1885年1月16日，周作人出生於新臺門，時為光緒十一年，甲申猴年，陰曆十二月初一。

紹興地形分屬浙北平原區和浙東盆地低山區，南高北低，形成群山環繞、盆地內含、平原集中的地貌特徵。境內河流密布、湖泊眾多，水量充沛，以「水鄉澤國」享譽海內外。紹興屬於亞熱帶季風氣

1 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2頁。

2 周氏兄弟出生前後，國內外發生了諸多政治事件，這些政治事件都是佔據重要歷史地位的，當時的中國也確實是多災多難的，甚至諸多災難導致民族危機日益加劇。然而，這些政治事件對周氏兄弟在很長時間裏都影響甚微。加上家境曾經頗為優渥，他們的童年反倒有着衣食無憂、開心歡愉的記憶。

候，溫和濕潤，四季分明。

紹興古稱會稽，是一座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文化名城。《史記》寫道：「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sup>3</sup>《越絕書》寫道：「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sup>4</sup>會稽山因為大禹而得名，會稽地名則取自會稽山。紹興建有禹陵，相傳即是大禹的安葬之地，另有禹祠、禹廟等。這些遺跡揭示了這位足以與黃帝、堯、舜比肩的賢聖與越地的淵源以及千年不泯的影響。

春秋時，於越民族建立越國，紹興所在之地為越國國都。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血洗國恥的堅忍意志和復仇精神已經融入越人血液。前222年（秦王贏政二十五年），秦國平定越地，置會稽郡。589年（隋文帝開皇九年），廢會稽郡，併山陰、永興、上虞、始寧為會稽縣，屬吳州。605年（隋煬帝大業元年），置越州。此後越州與會稽名稱交替使用。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宋高宗趙構為躲避金兵追趕，駐蹕越州，次年取「紹奕世之宏休，興百年之丕緒」<sup>5</sup>的美好意蘊，改年號為「紹興」，升越州為紹興府。紹興之名由此而來。1368年（明太祖洪武元年），設浙江行中書省，後改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習慣仍稱行省，簡稱省）。清朝沿襲明朝制度，設浙江省，下置四道，紹興府隸屬寧紹臺道。1911年（清宣統三年），併山陰、會稽兩縣為紹興縣。

明末文學家、紹興人王思任（字季重）有言：「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sup>6</sup>這是對古稱越地的紹興人文傳統的評價，

3 司馬遷：《史記》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80頁，下引版本相同。

4 張仲清譯注：《越絕書》，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147頁。

5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5頁。

6 王思任：《思任又上士英書》，計六奇撰：《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86頁。

體現了擲地有聲、剛毅自重的氣節。魯迅寫道：「於越故稱無敵於天下……；其民復存大禹卓苦勤勞之風，同勾踐堅確慷慨之志。」<sup>7</sup>這是對紹興勤勞慷慨民風的看法，優越自豪之感溢於言表。周作人的眼光則落到了底層民眾日常生活作風方面：「讀外鄉人遊越的文章，大抵眾口一詞地譏笑土人之臭食，其實這是不足怪的，紹興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貧賤，敝衣惡食，終歲勤勞，其所食者除米而外唯菜與鹽，蓋亦自然之勢耳。……咬得菜根，吾鄉的平民足以當之。」<sup>8</sup>

周氏兄弟出生前後，中華古國正經歷着驚心動魄的「三千餘年一大變局」<sup>9</sup>：洋務運動發動、英國逼迫中國簽訂《煙臺條約》、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中法戰爭爆發等。清政府面對危難局勢，既堅持天朝大國、唯我獨尊立場，又固守閉關鎖國、故步自封理念，唯以「應付」、「裱糊」為能事，以至於國勢日衰，可謂是內外交困、多災多難。周作人卻寫道：「我很是幸運的，在那時天下太平的空氣中出世了。」<sup>10</sup>他所說的「天下太平」既指周家還過着「太平」的生活，也說明諸多政治事件對他的生活並無直接干擾。而周氏兄弟年齡相差不多，這對他們的相互關係以及人生走向，都有着深刻長遠的影響。

魯迅，小名阿張，本名樟壽，字豫山，後改為豫才，號俟堂。<sup>11</sup>

7 魯迅：《〈越鐸〉出世辭》，《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八卷，第41頁。

8 周作人：《覓菜梗》，周作人著，止庵校訂：《看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6頁，下引版本相同。

9 李鴻章：《復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轉引自梁啟超：《李鴻章傳》，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51頁。

10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知堂回想錄》上冊，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下引版本相同。

11 魯迅一生的名、字、號，尤其是大量自起的筆名，有一百四十多個，其中主要有：戛劍生、自樹、令飛、迅行、魯迅、唐俟、風聲、巴人、隋洛文、何家幹、豐之餘、旅隼、公汗等。魯迅說過：「一個作者自取的別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魯迅：《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四卷，第464頁。）魯迅的這些名字，尤其是數量不少的筆名，在反映了不同情境下的所思所想的同時，還折射出外界環

周作人回憶：

魯迅原名周樟壽，是他的祖父介孚公給他所取的。……那時介孚公在北京當「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適值有甚麼客人來訪，便拿那人的姓來做名字，大概取個吉利的兆頭，因為那些來客反正是甚麼官員，即使是窮翰林也罷，總是有功名的。不知道那天的客人是「張」甚麼，總之魯迅的小名定為阿張，隨後再找同音異義的字取作「書名」，乃是樟壽二字，號曰「豫山」，取義於豫章。後來魯迅上書房去，同學們取笑他，叫他作「雨傘」，他聽了不喜歡，請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將山字去掉，改為「豫才」……。<sup>12</sup>

1898年，由於魯迅本家叔祖周椒生（1843—1917，字慶蕃，號杏林）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擔任中文教習兼管輪堂監督，母親魯瑞安排「走異路，逃異地」<sup>13</sup>的他前往水師學堂讀書。「這位監督很有點兒頑固，他雖然以舉人資格擔任了這個差使，但總覺得子弟進學堂『當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譜上的本名來，因此就給他改了名字，因為典故是出於『百年樹人』的話，所以豫才的號仍舊可以使用，不曾再改。後來水師學堂退學，改入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堂，也仍是用的這個名字和號。」<sup>14</sup>這個典故出自《管子·權修》的「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sup>15</sup>。

1918年，魯迅「開始給《新青年》寫文章，那時主編的陳獨秀、

---

境對他的影響（如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迫使他不得不經常變換筆名，並且每個筆名都有其獨特的寓意）。為行文方便，以下概以「魯迅」稱呼傳主。

12 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周作人著，止庵校訂：《魯迅的青年時代》，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下引版本相同。

13 魯迅：《自序》，《呐喊》，《魯迅全集》第一卷，第437頁。

14 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周作人著，止庵校訂：《魯迅的青年時代》，第4—5頁。

15 李山、軒新麗譯注：《管子》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39頁。